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雜文

跋張伯遠及諸公子秋夜聯句

吾聞諸汪子仰曰樂哉吾徒之恭詩也通夕嘗再飯
焉想當其時旁薄六合而不遷比類萬彙而不子其
必有森焉相長者矣夫豈徒、而從具、而逢者哉
自韓孟以來無有也

跋約軒說後

臨川危太朴之先大父明府公清介士也嘗以約扁
其讀書之軒蓋有取于論語可以久處約之言昔文



蘇眉文集 卷三
肅包公已嘗為之說大抵謂其可以久處約者聖人之
意在于仁也仁者何不夫乎我而已矣天地至大也
而我即天地萬物至多也而我即萬物鬼神至不可
詰也而我即鬼神古往今來至長也而我即古往今
來陰陽寒暑至變也而我即陰陽寒暑夫如是舉天
下之物果何者足以嬰其神累其心哉是故七日不火
食而歌聲右出金石者有焉納履則踵決捉襟則肘
見而不以為病殆非強為之也我本如是故也若徒
曰介：烏操之而弗失惴：烏 之而不縱外物之
足以擾：乎吾中者悍然拒之使不入則亦非我爾

矣夫我者妄也妄者實之反抑君子何居乎太朴既
能不墜其先人之訓而又肯與我游求吾之志浩乎
其莫之能禦夫如是則其于處約也何有

跋烏石公傳

李存曰存弱冠時多從上官先生所聞烏石公名先
生既為誦其某詩某文之美又為道其某言某行之
通識諸心者久比又聞其年且八十而耳聰目明善
飯里居三數十里間徒步往來如壯時異哉願予猶
未之識也他日公以其嘗有得于性命道德之微著
而成書及自傳其平生志尚履歷大槩與夫一時聞人

之所褒贈凡累數十積命其子湯臣持以示存：讀
之如行通都大邑人物樓觀寶貨車馬服食器用之
盛又如如在深山大澤龍蛇變怪鬼神恍惚令人應接
不暇嗚呼若公者蓋所謂鬼偉磊落人也信乎其如
所聞哉信乎其如所聞哉

書湯母夫人楊氏墓誌銘後

存五歲而失母存之父嘗詔存曰若之生也少乳若
毋濡以粥湯故再期而始步他日若母織也若嬉于
机下卷有市粒粒者若聞其聲效之而大喜投机而
持若手拊若項而口為曰兒也不亦能乎徧以告我

常之而思之者母之慈于若也斯其細者也若今妻
且子亦嘗反一日之細于其母乎亦遂忘者乎存流
涕而已湯君中立之棄于其母也亦若存之年而中
立能乞銘于其舅氏而追求之微言于朋友而顯稱
之而存也無一焉愚用子哉者或謂仁人之于親也
終身而慕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而奚以儒者之空
言為存曰然則然矣夫情之達于文者文之至也文
之至者孰有不覽者乎其孰有覽焉而不興者乎

跋吳非吾葦間弩音集

柳子厚之詩有曰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工予誦斯

言久矣而未之能也它日讀江右三吳山人詩其亦有志于斯言乎不然何以題其編曰葦間弩音夫葦間之音夫之未嘗作也而余則塵垢秕糠之徒山人方且遠離乎嗜欲之窞而率履乎清靜之域其果進乎此不難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山人乎

題陳道士和歸去來辭卷後

昔陶元亮遭易代故不肯以五斗米折腰遂賦歸來之辭天下後世聞其風而誦其語者孰不以高龍虎山中陳君亨道始遊錢唐即從而追和其餘音以歸其旨趣若有慕于陶者李存聞而疑之曰陳君生長

于國家承平之日則又黃冠而羽衣其所處其所遭大與陶異駕飛雲而御長風而遊乎天地之間玩咸池之浴日驗溟海之鯨化亦豈非吾時乎若曰無所事于其他而徒慮夫松菊之或荒者則是既不役于他物而亦將見役于松與菊矣陳君以為如何

書趙氏種杏堂後

至正辛巳十一月乙丑作

昔董善醫菊活一人不責其報令種杏五株歲久成林當時美之故有紀後世慕之故業醫者其稱號其扁室姓之取于杏而余嘗有疑焉杏之林所以識活人之多而又將以業子孫也然則活人之多而必識

在中人或不免于自德因其可生而生之則吾之醫也天吾之醫也天：獨晉夫吾之子孫乎自德非古也汲：于子孫亦非古也蘇子瞻謂寵安常之醫時賴其全活者常率不識之余亦頗好方間為人有瘳者想安常之風不知顏面幾發紅也學董奉種杏易學安常不識其人難餘干趙冲遠本儒家而游于醫其邑人吳子謙以種杏名其堂且為之記蓋期其多活人而業子孫也而余又欲勉其如安常之不求識其人而進于天者也或謂余之責于人者似無已夫古今人亦何必相及是則自棄而已矣

書宜黃李氏族譜後

讀宜黃李氏族譜于余心甚有感：焉何則吾六世祖之墓已漫而不知其所頽家素賤貧非有封土之崇營制之靡守視之嚴也其湮沒之易也宜然又非有去國離鄉之故也死某年葬某所亦豈非譜之不脩也歟然則自吾之六世已不知其墓况其遠者乎是則甚可懼也方集吾兄弟子侄將以庚辰拜五世祖之墓且曰來者毋獨必也携幼少乎懲其不知而續其所知也善乎夢泉之叙之言曰亦欲使子孫識祖宗塚藏其所在人曰事有若緩而實急嗟乎是

皆先得此心之所同然也乎

題孔李圖後

右仲尼問禮于老子或疑孔子聖之盛者也顧乃問于老氏豈記述之謬歟殊不知當其周流諸國時如鄭之子產衛之伯玉皆所嚴事善莖如季子則往觀之知紀官如剡子則問之况墮于老子者乎今載諸傳記者一則曰吾聞諸老耽云二則曰吾聞諸老耽云其辭讓忠厚不没于人盖如此嗟乎斯其所以為聖之盛者歟是心也又果而圖之也歟

題危太樸詩集後

危太樸携其詩文自臨川來過余：敬之愛之又出祝君著遠所与帖其言有曰驅輕嚙肥券內事也意者勉其盛年進：于德毋或有羨于世俗之華口體之末者而太樸亦自謂吾志豈在于是余曰太樸之志雖不在是如祝君所云獨不在于欲以言語文字上下出入古之人耶太樸既且笑不荅余曰使言：如古人既美矣更心：如古人又盡善也雖然謂太樸心：不如古人則亦誣太樸甚矣但患太樸不求其所以如者爾苟能一日求之則其言也非人而忽天非人而忽天則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

未嘗今也太朴信之斯勉之
泰定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作

題方壺畫記後

右邵菴先生為龍虎中山方君方壺所作畫記者也
方壺蓋學仙中之穎狀者故先生獨舉河圖及羲皇
畫卦以發明其妙大而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嶽河
海變而陰陽鬼神微而昆蟲草木舉皆出吾畫中而
不遺然則畫形似者俗見也由無形而有形雖有形
終歸于無形畫能如是其至矣乎非仙者孰與于此

條風軒辭

龍虎山中道士薛方彥有琴曰條風甚愛之燕一室

時自撫弄備然塵外人也而微言于番易季某三年
于此矣顧不能措一語若是其顧且鈍也故賦條風辭
二章寄之其辭曰

風條：兮入鳴絃品物雖萬兮同天其天亦豈有
千：兮古兮浩乎吾前

風條：兮拂襟袖品物雖萬兮何天何壽亦豈有
千：兮今兮矐乎吾後

題宋名臣遺像後

陳維瑤持其家藏宋名臣三十六公遺像過余觀之
或如春之和或如玉之潤或如夏日之可畏或如秋

霜之不可犯嗟乎時代既久易矣其人既久死矣世固
有生為將相于身不行道一語及之強者唾罵弱者
悅而反唇至于殺身赤族而未已任褒貶之筆者人
誅之于其後是數君子者獨何以得此于人哉圖而
存之唯恐其不傳藏而寶之唯恐其或失玩之至不
釋手嘆之有不絕口無他功利社稷德德及生民而
已矣詩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亦豈不信然乎哉

鄧氏手澤跋

夫先世賢而相屬以文辭者蓋有之矣後之人能尊
其手澤而益以屬夫其後者厥為少哉吾偶于臨川

鄧企賢氏見之昔者其曾祖江州府教公之在上庠
也其祖高告院公賦詩以勉之欲其自奮于功名者
森也告院後江州為文以祭之願有以不愧于其
父之所期者益森也他日企賢持以示余襲之如
壑以老所聞見于宿昔士大夫之家者亦多矣諄
提耳而親以受者有焉進而唯退而反唇者有焉
朝捐館而圖書夕覆甌者有焉嗚呼若企賢者亦可
謂善繼人之志者矣夫善繼人之志則注者為不泯
而未者為可望也

題陳士周趙文敏公詩卷

吾嘗謂杜牧之此詩必援筆一揮而成既成必高歌
抵掌痛飲以自慰何則興之所到辭亦隨之初不假
于思修也陳士周偶以九月七日陪趙公遊于苕溪
之上歸而獨書此者其二時高具殆与齊山九日同
也

書黃氏義田記後

昔晏嬰為齊大夫父母之党有因之而乘車齊國之
人待之而舉火者三百餘家此固有祿位君子之賢
者也金銘山黃氏父子能推其有餘以仁夫其宗若
向吳中范氏之為者使有祿位于一時其設施當不

止此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哉然則苟非其人簞食
豆羹見于色世之有餘者唯以奉其口體私其子孫
驕其妻妾豪其鄉里如恐不及焉今黃氏獨能若是
亦可謂加于人一等矣

題王既明干謁衣衾棺槨疏語後

僕与王君交垂四十年嘗同寓崇道文宮月夜坐茅
亭上至四五鼓不寐其于人情世故曲折無所不談
也君暮年無子着道士服他日持疏語以衣衾棺槨
之未備干平生知舊者昔新安汪公稱隱自营其藏
且賦詩自挽以書來命同賦僕詩有曰竊聞高世徒

不圃生死裏長存非有戀奄化亦無恙豈復較委收
尚何擇鸞蟻天地我推柳山川我衣被此施于君王
尤宜也然王氏一長女最知尊愛父則先死且人衰
雖善飯舉此不為過仁人君子其亦有不動心者乎
前而飲之則集事後而飲之或無知也

題上官氏南樓記後

上官氏聚族而居餘數百年四顧皆岡阜衍迤或藪
茅荒葦獨南為平田大隰深波長流其崇山峻嶺在
百里外者率自閩浙而綿延于大江之右近則又有
怪石森布錯立登斯樓也一倚而盡得之嘗謂人

之賢否亦可因其所好惡而知今中有讀信書樓上
暢其靜遠之意而探其幽蹟之旨馳騫者宜日消而
鄙俗者宜日遠也其季氏友蕃又為之記取而讀之
何其音惠愛音勉厲率如此其盛也詩曰西南其戶
爰居爰處斯樓有焉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狃矣
二子有焉

題疊山先生臨終遺筆

謝公赴召時過江即不粒食不知以几日及沛縣也
况舟中几席蕩兀今觀其筆力勁健其語皆平時所
以激勸勉厲人者去此且百年方凜々生氣狀則君

之所養可知也已

書丁仲容所贈元行之叙後

余嘗過宗人正卿忽出而咲且嘆因問他日不若是何故曰有丁君仲容者吾故人也近舟道此入閩謂聞吾子願款接而牽于同載期以歸之時昨日適至而江流漲急風且順一夕可數百里舟中咸恐其留遂以甚恨而去吾子今日來何不昨日來也至正甲申之春閩人元行之由江寧縣典史來証商安仁東溪之上四方之後彥集于江寧者共因其游觀分題賦詩以為餞而仲容以文首之末語猶以曩不及過

余為恨余曰世固有生不同時而能莫逆于其心者亦何必共州里數言哉然仲容以文學老成交時顯貴其蹤跡宜常在通都大邑而余則久衰卧疾止壑今之相失也又特一交臂耳無乃造物者使吾二人同其恨乎所賴行之方艾服官政于其東西州車轍馬跡將無所不及則吾二人者亦將無所不相聞也敬賦二絕贅于卷之尾

來時去急約歸時及到歸時更不遲
千里兩家消息有行之

相知何必曾相見此意寥々在剡溪
莫道有懷因

雪月秋風隨處鷓鴣啼

題楊撫州所書東坡脉說

右楊撫州所書東坡脉說也嘗謂俗降久矣雖巫醫百工之事亦不競甚神而聖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工巧者斯可矣夫脈也者氣血之幾也合陰陽之和順四時之宜以其不病形彼之病故曰全神守氣聽于眇微決死生期德如著龜又曰中虛則天母膠于先物：自然是謂上玄蓋醫家之所當事而亦豈可以易：能也東坡之說若怨醫之道而非屬醫之義撫州以八分名當世而為其郡諸生曾文哲書文

哲方嗜醫吾恐其因所聞而怠于事故復書其後云
題餘姚州海隄記後

余雖山澤之槁然平生見有祿位于時者而偷未嘗不忿焉其若仇亦不自知其果何故也葉君啟常判餘姚州復海隄于數十年廢壞之餘且增廣于舊易土以石厥惟艱哉餘姚北鄙之民其免為魚乎吾聞敬常積業于成均所習者絲歌俎豆耳一釋褐而判是州即能因民之力而成是役日短衣執扑于泥淖畚挿之間冒風雨犯霜露于大海之濱啖蝦蟹于草茨之下使餘姚不失其所以為州孰謂儒者拘而不

通能逸而不能勞乎信州貴溪縣與弊邑接舊有沒官田租七百餘石以民間之私征而輸于州之公庾罄其成或不足往而遷移田則荒而租自若也由是責耕于荒之鄰以輸吏歲無多寡以脯益病而逃移者過半矣又責于通邑之有賦者從其賦之高下使白輸焉而其間復有能以力免者以至于今無善盡也吾常道過其荒甚衍迤茂草工人以牧歎且自謂苟得尹丞簿茲邑必將請于州于使而專事于荒其山流之大者波之細者竭之而支其漑荒苟有漑別壑者不督而力漑所不及則求其坳而漑之亢者

圃之三年宜裕乎成也吾然後理其壑之廣狹而均征之又為之求輸于縣倉而免其漑運之費求額于折收而寬其水旱之不惜費于官府之儲積比于海隄不更易乎而未嘗有一人口及之者古今天下興利除害之事豈皆必不可為乎患人不肯為耳近林鉛山窮根株于造用偽楮者亦以寧且聞敬常已受代復留而卒役甚以其不偷乎使天下任者皆林葉其人何廢之不舉何役之不成何弊之不早哉宜乎有顯而文者為之記矣願復贅于言者曰其素心之所樂聞且欲以貴溪之荒有望于賢士大夫之來

者也

寄詠胡道人活死人窩

道士胡君常泛扁舟豫章東湖之上而自號其所曰活死人窩殆欲究竟生死者歟吾聞此無生亦無不生此無死亦無不死謂有生死者妄也謂無生死者亦妄也是故古之人雖生而未嘗生雖死而未嘗死也然則盍求于生死之間乎曰尤妄也是皆溺于情習之痼局于形體之微滯于名言之末是則生死而已矣因賦一絕以寄之

方生號死是何人二葉舟中獨自身看盡東湖

上水藕花楊柳碧粼粼

題葉則善彈琴卷

余聞龍虎山善琴之士二一為葉君則善一為吳君斯許去年夏入山中則善為余作于濱州之士使人如乘雲飛游太虛豈有毫髮塵垢為吾累哉但未知何時得聽斯許作也舊亦能數操以窮鄉下里艱澁絃不彈者二十餘年今忘矣夫間遇琴雖顏回商意尋之而不成聲自度妾不能學且十指多強痛者安得時從則善携琴扁游山前後興到即盪流泉坐盤石作之顧不足樂吾餘年乎雖然古今清勝事注

可遇而不可必徒撫卷悵然也耳

題葉則善濱州卷後

余去年以六月偶入龍虎山葉君則善邀游所謂濱
州者遇石橋流水行灌水中得洲渚披叢篁攬嶺正
白沙間以至葉君為燒香鼓琴煮茶酌酒首讀青城
公道院記如山川出龍波濤風雨不可測又讀其題
畫圖聽琴二詩自度不能和也葉君以琴和之其度
几乎繼徧誦諸名勝詩皆竒作益不能措一辭然則
松陰滿窻戶秋風颯然琴于斯觴且詠于斯吾不知
果更有蓬萊方丈否也葉君又猥欲于余言余何敢

也他日命其徒孫文通持此卷來追舊歡為強題如
右古人有言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矣

題薛外史詩集

余讀薛外史玄卿詩嘆曰皆光輝盛大之氣發而為
豐腴和厚之音也由其以妙年高才居京師久其有
得于當時名縉紳多既而諸公徃、捐館舍而外史
亦留山幾二十年作見心亭築瓊林臺且營塵湖之
側以老方欲日相從徜徉清泉白石間常更有超狀
之興非人間烟火語者而忽以風痺亡矣悲夫其門
人趙伯容錄諸子以行之使天下後世誦其詩而知

其人然則外史果真亡乎

跋石痕吳氏經德堂詩卷後

吳子踵吾門而來曰先大父嘗從陸先生游歸而作經德堂曰讀書堂上先生用嘉乃志遂記之邦之前輩人咸歌之凡若干卷小子大懼泯墜賴六子姻親也朋友之義盍有以語我余曰嗟乎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吾子有感矣吾不幸生最后不逮識而大父狀于髫鬣時嘗逮識而父叔容雖未解事亦意其為賢者也今而又清杭刻屬于學且而諸子亦皆 萬趨向不污信尔前人之教行于家衍者厥惟深且遠矣

鄉之先輩亦有以詩書立門戶教其子孫俾克光紹及其死也曾不移時裂其篋篋粥其編籍或流而藝焉或背而昏焉或落而皂隸奔走焉殆有甚乎此者吾不忍悉數也或已身而遂斬或一傳而遂斬至于再則亦鮮聞矣豈有好脩而未艾若爾祖之子之孫之曾孫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斥土宇殖貨利以貽厥後而爾祖則獨以此而爾後人又競、業、惟恐弗克負荷亦獨以此真可謂得所輕重取舍矣嗚呼其流風餘澤又豈止乎如此而已哉或者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余曰不朕子之談乎天者舉一而廢

百也吾嘗謂天人相與之際其間不能以髮人其不
天子天其不人乎故中庸曰裁者培傾者覆之
爾吳氏之子之孫尤信

跋吳季行青山白雲圖後

夫嗜好可以觀人若叔夜之于琴伯菜之于書蟲之
貨殖穀之博鑿一外物不膠必皆有恬乎其情陶乎
其神者也故人之言曰定其取舍其賢庸之夫固惡
所遁哉往年吳公季行之子墳得畫一幅于京師以
歸山水蒼潤風雲嗟薄甚不類于今者而謂高彥敬
尚書作也公雅好書畫奇古物大喜之以為郭熙輩

有不能以優舒之中壁日以拂玩戒他事毋我閔凡
鄉中之能文辭者咸請為歌詩以宣其樂金石鏘鳴
至數十篇未已也嗚呼世教之卑久矣設有名能事
其親者不過欲其鮮其口輕煖其體而親之于其子
也亦鮮有外是而歡者焉此豈惟墳之善養若公者
真可謂耆好不流于俗知所恬陶其神情者矣番之
吳氏世為儒者家至公又蓄德積學不乘時競利寬
然為鄉之長者而墳又慎學夷愉無刻之于人朝夕
之事僅々而備而親以安其不謂之父子相樂于道
游懷于物者耶存不才亦嘗奉公以詩其辭近有不

當公意者故復為之叙云

題葉行叔蒙訓

上饒葉君行叔以其所聞于古所見于今可慕可嘆者緝為蒙訓一編凡一百五十條累數千言其用心亦勤哉他日持以示余質而不俚懇懇而不瀆或謂有可與袁氏世範並行者

題從晦字說後

余既作從晦字說已大率于義無取他日蒙請更之余素不樂更人字此獨不可以不更宜字以子身易曰蒙身以身行蒙也者無思無為之時也無思為之時則其用也四方八面何所窒礙無所往而不達是則所謂亨也是天則也是中庸之道也由是而能充之長之雖堯舜亦不過如是矣

題余玉卿夫婦墓誌銘後

余弱冠嘗假館余于安樂鄉之李氏時別有臨川泊竹里余生者忘其小字與白讀焉年方十三而敏秀靜敷讀書數過輒成誦習字率整楷可觀余亦屢過其家設酒饌焉每念此生當有成而與處甚不久也既聞其冠而名汝器字玉卿云至正丙戌之秋其鄉人吳昺德潤過余携一生鬼狀蓋玉卿家孫也德潤

為言玉卿娶同邑何氏有三子士良士英士芳皆知尚詩書而玉卿之死且十年奉議大夫倪公銘其墓八孫皆有向慕歲必得佳士而師而何氏益督厲不怠廣新其室踰于玉卿存時今何氏卒其墓也最寔銘之余取而讀之辭嚴而不溢且有所感焉吾教別玉卿將五十年而玉卿之子孫如此其盛家事益治于前而吾之衰老無聞猶一日也蓋玉卿蓋少余六歲何為前乎吾而死吾句讀之文何為而讀其夫婦之墓文也且故家喬木可地無之後之人或以忿爭或以游惰或以奢僻或愚冥軟爛而蕩析流散者比比而是今余氏之子孫獨能保大其家而思欲顯揚其親趨于詩書禮樂之事者又如此其盛二豈非有其人有其德而造物者因以陰陽之即此殆未易以常事槩論者也

題張季昌詩文集後

季昌之文溺然而出如春山雲冷狀而清如秋江水為之而不已養之而益盛亦豈有所限量哉更約之使不汎簡之使不冗嚴而豐潔而不削則雖古人之作不難到也勉之

題舒氏文質一樂堂詩并叙

一樂堂者上饒舒君文質作之以奉其双親以友爱
其昆弟者也孟子曰天下有三樂吾常謂三樂有在
天者有在我者有在天与我者何則父母俱存兄弟
無故此在天者也仰不愧俯不怍此在我者也得英
才而教育之此固在我而亦在天仲尼大聖猶有過
其門不入其室况他人乎是故君子先求其在我者
而已矣今君造物既与一樂更進而至于二樂三樂
孰以禦敬賦一絕以相勉云

綵衣堂下荆紫花百尺清潭見白沙更有弦歌消
晝永始知三樂備君家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雜文

新田黃氏示見詩後

故京提刑謝公夫人存姑也初公軍敗走七閩夫人
與子俱繫械今集慶府獄既久府主某者出而謂之
曰聞若夫謝提刑元矣若縱免將安歸吾方鰥收若
于中饋可乎夫人對曰俘囚非漸敢不敢以見王公
况婦人苟有違必告其屬今在獄無所于告亦宜以
語其子也某曰善婦獄即經死後十餘年而謝公始
卒公言語文字甚多獨未見其有及此者豈存輩生

晚後耳目隘且淺耶方將編求公道文使已有具言
足昭于來世則已苟無將謁之名搢紳先生以表之
若之何遂沒也臨川吳綬能書其叔祖母黃氏夫
人教子詩三十韻讀之情藹然氣凜然蓋夫人
三十而寡古今有標行有文章雖學士大夫鮮能兼
而夫人皆有之宜乎故翰林學士吳公前奎章學士
虞公贊之詞詳且盛也今綬又將持以走京師庶
几乎盡聞于達官貴夫人綬能如是則存之所以為
謝氏姑者亦甚乎其不敏也

題章氏族譜後

族之有譜尚矣昔人所以序其義者詳且重矣尚何
言然族之不長厚日益甚姑舉其淺者近者言之源
分派別歷年久賤貧貴富之不齊夫賤貧貴富者勢
也而昭穆雖百世不可絕者義也古之人見義
而不見勢後之人或反是蓋壘旌列祭之間垢衣弊
冠者自遠也華門圭竇之家導前擁後者自來也是
故有不期于盈而自盈有不期于餒而自餒親遠則
疎則離亦其勢然也故譜存則義或存譜亡則義
從而亡矣何則使賤貧者而閱諸譜曰吾与某同幾
世祖也某雖富貴若此庸肯塗人我乎或以告詔其

子若孫貴富者而閱諸譜亦曰某與吾同凡世祖也
某雖貧賤若此吾庸可塗人之手亦或以告詔其子
若孫夫如是則盈之與餒自不生于其心自不生于
其心則雖遠而不疎嗚呼義固不皆在于譜也而譜
亦未必無補于義也今章君脩其家譜而吾獨為此
區區之言何也固不敢誣若世之人皆如吾言也亦
豈可謂世之人皆不如吾言也

題李宗老所藏諸名公翰墨

宋之季清溪觀王隸師與明以能詩登尚書湯公之
門公與之論詩凡姓復翰墨累幅及與一時縉紳聞

人交所贈詩又累幅其山中人李宗老收藏具在他
曰余獲一觀之不唯少窺先修之風致而王君之
才之美又盡得于群公稱道之餘世固有士大夫其
勲名其著述昭昭乎天下捐館不旋踵而後人不能
存其手澤者有焉與明蓋游乎方之外沒且百年其
山中之人犹能寶愛其平昔所得于人者若是亦可
謂薰陶潤澤遠矣

書吳仁叔墓銘後

余聞臨川萬君廷貴好義君子人也其里人吳仁叔
業醫年九十而卒有義行其子道安不能周知而廷

貴能言之由是而得孔君元用銘其墓余他日讀之而嘆曰其恤孤其犯厲而收死而猶若是其情于疾病者為何如宜乎天与之年人感其恩而冒其姓氏孔君之銘豈虛乎哉

吳氏示見詩跋

余素慕金谿吳氏之域其里居有曰吳塘曰吉原曰新田歲正月二日必集行長幼禮焉率不下五六百人自旦至于日昃乃畢蓋三百餘年于此矣他日謂大之子以善將游京師謂大示之以詩始也告之以歷履艱難之實終也戒之俯仰進退之節其第五人

者亦各有詩其族人又皆有詩胥保愛胥擊勉何其藹然也亦豈非礼義蓄陶之遠之所致也乎然則吾之所以慕夫吳者又將不止于前所云云而已也

伐吳判院題其子權厝誌後

嗚呼善雖為是文也其四月己酉乃不克權厝蒙秋九月善之京師明年為至元己卯將以十有一月甲申遂葬蒙而善復以八月癸丑死京師嗚呼善之文蓋悲

四而哭蒙也今未再期而并善哭焉死而有知又何如而為子悲耶徒年于人世何為

也然則善之文其骨肉者其絕筆于是歟雜曰誌其
權厝而其辭脩吾弗忍不之刻矣

跋忠節先生墓碣後

人言宋之亡由儒以弱固也然三百年間詩書禮樂
之所漸磨一夫一婦見于窮山絕谷者如此其亦詎
可少哉其亦詎可少哉為此文者胡不假之年以黻
黻當世之美斯又重可惜也

送胡伯廣游豫章

臨川胡伯廣將游豫章以其有親故從事府中必推
情以長益其所未能雖時春和相與之際登帝子之

高閣訪儒子之故宅求旌陽之遺烈泛舟東湖之上
杖履于西山南浦之間伯廣方銳意于詩必皆有佳
句紀之矧豫章大江之西之都會也縉紳先生如林
其所親感者必甚盛他日之歸必皆足以起予者也
敬賦一絕從史云

詩書不可負平生執簡賈糧豈俗情賴有東風滿
楊柳一帆直送豫章城

題愛敬堂卷子後

至正丁丑歲作

張君明翁名其奉親之堂曰愛敬他日求言于余
曰愛而弗敬是褻之也敬而弗愛是憚之也褻之則

不尊不尊非孝也悼之則不親不親亦非孝也今君
盡二義以事親其不謂之能子也乎

與太朴前帖附褚尾

賤疾之餘目昏且倦不及親布首告情亮化金之事
天地間奇偉有實而不可不傳無其實不可誣吾輩
立志當關千載尊兄索記區、道德皆義也之幸精
考郡縣之志前輩文字夫豈無傳至懇至懇

送虛空沈典歸杭詩

西風不解留人住還只解送人歸去愁絕錦江、上
路斷樵衰草遠山紅樹更著滿、雨晴簾三見秋

花吐獨伴鳴琴賦佳句萬里馬蹄今不駐閭闔蕭索
江山憔悴總是思君處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周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書簡類

上陳先生書二

學生周易李存謹再拜獻書靜明尊先生座上存生
三十有三年矣雖于古經史傳記稍涉猶其間而未
知其所以遺夫人者果何為哉徒竊取糟粕以脩飾
其淺陋妄誕之言而謂之儒又嘗慕韓退之謂無所
不通乃為大儒由是慨然于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
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將致心焉然後持而耀
諸當世而垂諸無窮意當世之士如存者亦豈多哉

後然而談囂然而居取訛于鄉里台怒于朋友而弗
之省也戈甲之秋舒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
以祝蕃之言得從上饒陳先生游而後知子之學所
事舉未屑子之蔽亦甚矣徒焦心竭神何為哉若不
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于天
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如是復笑之至
于三于四于五屢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暮忘
之也既而共休宿擁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
無聞焉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辟之
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耻下

于人徘徊而躊躇于子之夏始期衍登先生之門亟
請一言以自後先生孫之又孫明日祝蕃適來始相
識也蕃与衍及覆而丁寧之研磨之其時甚不樂以
為徃古聖賢答問告教之際豈嘗如此哉徒以欲遠
所請跪起揖拜慙且忿焉先生雖語之弗領也秋復
來先生語之加詳焉始稍知所致力而信且喜明年
遂以大喜以大信嗚呼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而
存也細夫薄習也亦何幸与于茲焉而信有咲其愚
者有訛其恠者有慮其繆自貶損將露弃于常所推
從者有疑其論為拘迂而不任茲世之務者嗚呼此

豈其人之過耶勢則然爾亦烏有少易其心以求其
故者乎人心積衷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
飾筆舌者謂之多才鈕鍵術數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
士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獸鳥
而不失其良能者烏乘之牛之服犬守而猫捕也至
偶有失其性而不乘不服不守不捕者則皆知弃之
弗畜之矣狀亦有千萬中無一二者烏人而失其所
以為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曾獸之弗若也不
亦重可悲乎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

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履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亦豈容私之哉存雖不才亦
豈苟私于先生者哉使道而可私也則未必謂之道
矣雖然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所遇之時去成
周之澤未甚遠也猶且毀短于人窮之奔走雖門徒
或謂之叅至昆弟不喻其意而况于今茲者守敬惟
陸子本心之學光紹于千有五百餘年之後非天地
無以喻其大非日月無以喻其明非鬼神無以喻其
變而存何足以贊述之夫豈規々然于繩飾訓註之
末以增人昏蝕牢人陷穿者耶今先生又特立于波

瀾顛倒之餘扶植于俗尚壞爛之中人之所為不為人所不為、之人之所非不苟非也人之所是不苟是也其推而教也譬諸草木春以萌之夏以榮之秋以擘之冬以歸之無不無大而無所不亨者也存雖願學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孟子有言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弃使存也而遂自弃焉則將何以進其責于天地之間哉詩曰哀、父母生我劬勞言父母生之而劬勞者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君子作而成之者也天高地下敢二心焉惟先生終惠之于冒尊嚴下情無任皇恐之至存謹再拜

存不才獲師事先生稍聞緒論庶以開平生之蔽者真可謂不虛生矣存之慶幸孰有過于以哉而俗中且斷、然訕訕未已俗中之斷、然訕訕未已者唯知較于窮達利鈍求于形迹表襮而已亦惡知夫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理之所在有不可二者哉學也者一聽于義理而無所自用其私焉耳易曰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雖然存之不逮于古人亦遠矣其始聞先生之言也有疑心焉有慙心焉烏乎吾心之是本無限礙本無翳澤本無物繫本無流浪其有不然者已私賦之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天

何疑之有哉後覺者必有待于先覺而覺焉後知者
必有待于先知者而知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又何畏之有哉他日祝次生謂存曰子能舍其邪而
適于正于天地鬼神何慙于古往聖賢何慙于先祖
父母何慙于子孫後裔何慙于吾君吾民何慙于後
世學者何慙存敬誦不敢忘焉至其有可疑可畏可
慙者古之人其食飲起居耳目鼻口皆与我不異也
而古之人乃如此而我則又如此何耶是故衮冕車
馬有不足為其貴也金玉玩好有不足為其富也歟
粥袒跣有不足為其賤且貧也鼎鉞不足為其威也

死絕不足為其變也夫豈強為之哉理則然耳理之
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絕而非學則不能以自
明而學之不絕如綫者賴遺經存焉耳而經之義無
于訓詁近世尤盛幼而誦習其說比讀純菴周先生
論語解始知有易簡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
年今而從師親友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無不
可信屢欲卒請而師友不能不慮其決擇之未明信
向之未焉他日或害道或媚世累斯文有不細者然
存自斫諸心決擇已明信向已焉而至教之重何敢
失墜亦何敢道聽而塗說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者

謹獻書以聞惟先生終惠之教之下情無任感激之至

與吳養浩論春秋書

比得報書喻以春秋之義良佩不鄙之誠心僕切有疑焉者以為孔子修削未了之書則聖人決不為此以惑後世且孔子七十餘歲而沒若乃顏子之天其不卒于事容或有之曾子傳道于夫子者也臨終之際一篲未易犹不自安况夫子修春秋正王道以為百世法也不以功掩過不以惡沒美嗚呼聖人豈得已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昧于義恬不

知恠故曰詩亡狀後春秋作當詩之未亡也行之是者美之行之非者刺之蓋王者之迹未熄人犹知義美刺得所故也吾嘗以為夫子筆削之除必流涕嘆息不知其幾而吾子乃以為未了之書何也且愚聞之聽其事之迹者常人之見也原其事之心者聖人之明也故聖人誅心而不誅迹常人指迹而不求其心書曰皆災肆赦恬終賊形又曰刑罰世輕世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原心之義也殺晉君者穿也而當之質者何穿其從子弟也從子弟而弑君豈非質之謀耶縱非其謀亦必有孰于其心嘗于其志故

敢安而為之也是則盾之弑也或曰君之不君國人皆賴弑之而何其獨以盾也曰彼執國柄者也此蓋盾避惡之計耳惡不可避聖人之聰明也豈不曰弑非我手也則免惡雖非其手寔其心縱非其心討賊其任也不討賊是幸之也執國柄而幸之是則首惡者也弑鄭公者宋而當之歸生者何欲弑君而謀之我下殺之義也縱力不能殺奔告于君而殺之亦義也告于君則不成弑不告于君則成弑之權豈不在我也孔雍姬一婦人耳猶能權父與夫之重輕況國之卿大夫乎許世子弑其君亦豈誠弑哉而聖人

當之不起蓋有弑君之道焉嘗藥于途之人猶不可而况于君父子是不嚴其君不愛其父而後嘗之藥也不嚴其君不愛其父而加之惡其誰曰不然宋督亢殺孔父而弑閔公君子以為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故書曰弑其君及其大夫此皆春秋之微旨也故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則必有首惡之名為人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則必有弑父之名春秋原心定罪生于其心害于其事所以明為人臣為人子之大義所以明為人臣為人子之大分垂教戒于無窮也為人臣而不忠為人子而不孝稍起于意慮之微則

蒙世顯戮矣此所謂天討有罪者也後人讀者但當
提經而精其褒貶不當任智而過為之紛紛也且聖
人之褒貶天下之違道古今之通義達其道通其義
無所疑也無不識也苟聖人以私意而為之則亦何
懼于當世何法于後來哉

上李明通先生書

士固有鬱出于千載之下而其志行乃或慨然于千
載之上之為者何哉豈非以其氣類之所感續自然
之理耶而賢者則或之許而不肖者至相聚而訛非
之而求其許之者于訛非之中百千不二得也存生

二十有八年矣其行已其文辭雖不敢自負于先達
要亦未後于紛紛紜紜者流舉天下之富貴貧賤上
而公卿大夫士下而奔走寒餓以至顛委溝壑一無
所于勤而堯舜湯文周孔之道經之為天地華之為
三辰流之為江湖未嘗不欣焉慕之賢焉而望之
夫其志行如此而鄉邦之老僅在三二百里間學博
而聞多不之歸而弗耻惡在其為志行也然而自眩
以求乎人之知宜見絕于有道之士而思之再至則
又以為未盡然夫奧隘之室戶牖不啟則日月之先
弗屑終亦冥焉而已矣存之固陋與溢之室也先生

日月也餘光豈惜于存者哉謹獻堂所著雜之十篇
存之志行徃、而在辱一許而振之俾無惑乎訛非
者之口是所願也非所敢望也

與友人書

古今天下有志于學問者孰不以孔孟為標的有志
于事業者孰不以伊周為程度孔孟之學問固所以
為伊周之事業者然孔門之學則拳、在于求仁孟
子願學則亦不過求放心而已矣苟不放斯仁也矣
古之人有若伊尹者則毅然以堯舜具君其民為己
任故其克享天心者在于有一德也又有若周公者

則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天嘗動威以彰其功此
豈小才小智所能然哉要其旨歸大槩不失其本心
之仁耳今者朝廷興科舉以取士此政吾党彈冠相
慶之秋而為蠱之初六幹父之蠱之義聖君賢相之
心豈不以為吏道之弊瀆而數政思四海九州之廣
涵煦養育之久宜必有真儒學孔孟之學志伊周之
志者而用之庶几見于躬行而有以振起斯民也為
之儒者亦豈可不感君相之盛心而以伊周孔孟自
矜式哉使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于古而不可行
于今則自為申韓可也自為黃老可也義不當含糊

假借其名以徒為進取之資耳若曰言其言而不必
心其心則是心與言自為二矣亦豈慥、乎君子言
行相顧之義哉亦豈不孤朝廷所以抑刀筆吏而以
高科顯任相持之道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机也言
行所以動天地也不然則吏固有吏之弊而儒亦有
儒之偽者矣以孔門之學專在于言語之間則何以
有予欲無言之說專在于文字之際則何以有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之言當時孔子為見正學不明人心
昏蔽無所歸命異端塞途邪說蜂起而已又不得其
泣以行其志則詩定書學周湯作春秋垂之方世皆

所以明乎人心及其衰也而後始不復夢周公而孟
子而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取好辨之訛彼聖賢之
用心亦豈不可悲矣夫嗚呼使此心苟得其正則所
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
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
若孝友睦姻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學者先
其本而後其末既得其本則于其末也若目之有綱
衣之有領振而奔之而已耳故大學之道由其明德
而後有新民之功中庸一書由其率性而後有致中
和天位地萬物育之效學問之實政將所以臨民蒞

政者也讀其書者書此事績其文者文此事也初不相悖謂之一以貫之謂之牽斯心而加諸彼但不過有先後次序耳今若不務其本而徒事其末吾恐非有志者平日所以自許自期之意亦恐非伊周孔孟及當今聖君賢相之所以望于後世天下者也况今吏獎民瘼何可勝言詐偽多端奸詭百出殉私而不殉公知利而不知義雖使伊周孔孟復生于斯世亦必精求方畧可也吾党之間若但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繼使幸而獲選弱者為群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祿保位而已強者為驕為亢為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

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為納履為掛冠而已耳若然者將以求榮及以取辱將以行志反以喪志其故在于學非其所用、非其所學也可不懼哉其必曰當其未仕也姑從事乎言語文字以取之既得之也然後從事于實行殊不知言之非難行之唯艱亦非古人幼學壯行之義矣且其未得之也則汲、狀患所以得之既得之斯感、然患所以失之者有矣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得之道既不能粹然一出于正則其失之、心又安能恬然泰然而不以為患者哉烏乎其表直者其影直其源清者其流清此必然之理

也人設使幸而得之猶云可也不幸而終身不得之
豈不虛負光陰虛負平生精力矣哉是故有本有末
者是為明体適用若有源之水而波濶混々若有根
之本枝葉扶疎他日為有司所取為朝廷所用宜也
設或命不以得之亦不失為天爵之貴事理短長又
豈不較然甚明矣哉雖然本末倒置先後舛逆此非
一人之故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但卓然有志于
古而不肯自甘于流俗者恐或未能以自安耳試詩
于清晨靜夜而思之今日自立之志果有以合于時
伊周孔孟之志否乎今日自勵之業果有以不悖于

當時伊周孔孟之業否乎以心之靈有不可得而自
欺者自心既不可欺則上而吾君下而吾民豈可欺
哉先聖賢之既往後聖賢之方來又豈可欺哉只此
不敢自欺之處即伊周事業孔孟學問之根源也然
世亦有、其力量有其材美得之于資稟之厚行之
于轆轤之間恢々乎有餘力者矣但其所見所聞者
少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古之人有言曰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愚非敢自謂能從事于伊周孔孟
者也聞之師友實深信之而不敢以為吾黨有志者
告耳

與吳順翁 甲午季夏書

再拜申記稟違莫不幾十年茲遇明善于臨川之洙
 塘首詢為况甚遭盜賊雖縱橫如此而故家喬木倡
 義捍禦文物禮樂無恙如昔為之欣喜者累日區區
 老拙陷在巢窟几死者數四復以疾病飢饉殆無子
 遺此來方得脫身就舍于仙郡大山之間雖旦夕得
 以安坐奠枕而空囊懸磬殊狼狽耳不肖平生謬作
 近方收拾又復一空先公行狀幸賜抄示不宣

與程自觀

春初匆、別去以為伯儀乃祖抱疾僕且道病每念

之殊不滿也繼聞開講家山况侯宜適用以欣愜時
 萬來敬審不殊所聞益慰慝也區區自去秋病餘畏
 寒暑如虎雖市邑半年間才兩出耳何時簪盞以究
 欲言伏楮馳情不宣

復張仲舉

久不承動靜政馳仰中陳則虛歸自京師伏領教諭
 敬審遠况安適用以自慰士君子負高才遭盛時位
 在史館秉天下後世褒貶之筆明道達義當如是也
 來教中諭及胡氏書節以示之渠回言當如尊命在
 則虛行時附納也區、哀老為學雖粗知鄉方而力

量薄弱不能成章無足為知己道者向嘗以平生謬
文求去取可否于左右猥蒙允許但素

復李孟生

自曩年別後雖缺于書問而比來者亦未嘗不詢遠
况之遠比者重承手筆深佩記存且辱巾羅之惠願
可以得此于左右令弟共學今三載有空析爨枕僕
百里兀窮年亦多見其有志而此則初無啟迪之
實甚以為愧也相望萬里晤語末由千萬自愛自勉
以需光寵不宣

與陳則虛

日者大齋盛事區畧不能効驅策甚以為愧乃義
分供及此村塢感佩何言且審報齋甚嚴足見禮敬
之實聞已開素每憊借榻一宵傾倒平昔兼此十年
契濶歲莫叢脞竟尔未能微聲薄酒少寓寸誠干冒
清高尚需晤首不宣

與薛玄卿

彭起南之便嘗奉狀想必徹比仲元荅柬中又領意
雅一則業已成文大槩如窮人還債移東補西聚
合甚艱難也二則元獻生于沙河恐所傳欠稽考
遺足招物論尔兼吾輩妄作訛笑所歸今謾寫去恐

不可用看過覆甌糊壁乃具宜也起南索老、堂銘
就附左右轉與之清寧齋亦有教語分而言之清寧
却在天地合而言之清寧却在自己子苟不信有如
溪水并發一咲不宣

自雲車宿留浙東西各山水間顧此塵垢絕隔遠甚
無由一奉起居比審已回仙逸燕處清寧眺望瓊林
益可想而不可即矣世俗况候之語何足以聞區、
哀老無似近復于居旁營數椽為終焉之計時有朋
友過從以自遣舍此無足為左右道者新作必多還
可示教一二以警昏惰至望至望清晤末由臨楮拳

拳不宣

荅吳謂天

頓首再拜奉狀謂大翰學尊契兄閣下即君六人僕
及識其三皆疊氣處非凡人言之曰有是父蓋生是
子孰謂僕與公未嘗承言接辭哉辱書稱道過情慚
慙無地春中賤跡偶道過深塘駱匪能言幼即變故
不勝驚嘆信筆一詩悲之政擬脩書申慰因循未能
墓銘下逮益重悽惻輒去數語第恐不足以不朽之
也并惟父子天性所鍾傷悼不已公亦六十翁矣礼
有節文情有抑制况孫在膝下長而教之雖死猶不

死也相去差遠無由面禱墓期又不能助執紼萬告
亮恕不宣

荅吳以蘭

蘭學士尊右甲申之春公有哭子之戚嘗脩書申慰
并謝不敏邇後日汨塵下非唯不能走謁賓墀一棧
承起居者亦復缺然如鄉往何自任相過首詢尊履
已用慰浼又拜好墨何喜如之暮年多故誠不可堪
君子大觀當有以自遣也區區春前二日忽感眩冒
之證床榻屋宇皆若旋轉調治月餘方得少安因過
舊廬路滑僮仆遂于左手脫骨傷筋殆非偶然雖有

甘之如飴耳即君反壞有期文辭下委古人云知子
兵若父發一笑以慰其幽乃翁事也何以徵蕪穢之
言于鄙賤之口強承嚴命第恐不足為之輕重徒
負盛意耳嗣狀有涯不敢縷述雲山蒼然百里而近
老病日侵惟勤瞻企茵鼎几杖尚惟自愛不宣

荅危霞邊書

某江東之鄙人不齒于鄉党蓋初無所長執事過聽
輕信汎愛遠賜教墨祿許過情非所敢當徒泚其頽
處晦之扁出于名縉紳記其本末亦必合請之當世
尊顯而諉之盲人無乃計之左也兩年之間不敢下

筆而吳生督促不已自揆既不能刀辭于其始因循
至此時更無以塞白藉手是大得罪也不免綴葺其
淺陋蕪穢之辭少謝盛意過目之餘覆瓿可也良晤
未涯臨楮悵々不宣

復陳永仲

惟是前秋祠下之行不及再謁賓幄者日以昏黑而
主從扣門殊可愧也有孤好客之盛心迨今慚悚外
甥往來時詢履用勝裕合堂均慶用以自慰久旱得
而想同此喜也區々春半僂仆傷手今六月而酸痛
軟弱如初殆亦血氣衰憊使然外此無足為知己道

者中昨特象賜翰仰見古道緣之所在雖造物者不
能以為異必待得其肯祭而後遊又焉此世俗固必
之見也達人君子宜不其然且交游之誼亦豈後親
戚之學繼不偶于此時又安知其不偶于他日也一
鄉不及修復者蓋欲俟其天之自定耳稽遲之罪方
告尊怨二令弟不及枚致起居總于尊照不宣

慰李克賢

比者不意令兄都巡宰公竟以微疾遂尔長往可勝
痛切疇昔辱愛于先公見其頭角嶄然謂將足有負
荷中間抱疾之時亦嘗少致驅策日冀其安何乃遽

至于此屬續之際非不知聞老病日生兼以春初僵
仆傷手今四更醫用藥且六月閱矣而酸楚軟弱如
故茲聞理玉有期礼合執紼坐此奔走不前謹首不
敏尚惟高明特賜寬恕又聞卜宅在令祖母太夫人
佳城之側與先公相公先堂夫人所藏皆不相遠松
楸相望必可以安妥之人力疾布此不勝哀痛令姪
呱、教育而長大之此又克賢之責也仰恃平素不
覺僭越總于宗照不宣

慰李仲容

不意慶門禍故丈、翰學偶以微恙遂棄孝養顧此

未交雖嘗与于扶持之後而識見卑不能有瘳慚悼
兩深何時而已竊惟賢昆仲純孝由衰罹此大故痛
毒奈何又惟丈、克保先世之業無所壞缺男室女
家皆已及時諸孫說、夫復何憾今聞寔宥有期礼
當少效驅策并助執紼屬以去秋一病之餘筋力索
然奔走不前甚負乎昔謹此以首不敏伏為孝慈為
白凡筵時賜恕察下情不勝凄斷不宣

與蔡庭美

稟違蓋十餘年矣雲泥之勢異絕不相知聞或謂從
人更在渡海或謂已歸宣城者皆不得其的徒重纏

縵尔危太朴忽示手墨敬審憲幕善還家山暫駐侍
奉舅福不勝欣喜區區老病日從事農圃無足為知
已道攬香之惠何以克當佳客勝友時出而共之所
以廣故人之貺也未由簪盞千萬自受以迓續光寵
不宣

復何君壽

不惟不晤語不交書亦期月矣相去無百里而踈濶
若是良可嘆也允升來辱手筆敬審履况之詳用以
慰浣家塾不離方策甚喜甚喜吾党間既不得時
相覩而善宜各勉勵不宣

與站提領

一向不及修謁霜寒每審官况清佳用以自慰日外
過蒙嘉魚之惠礼出倒置何以當克歲事云莫無以
表芹薄礼專人馳獻幸賜笑納開正專容走虔以謝
不宣

復姜尚敏

稍久不相聞伯襄來得手翰審從師為學不替有加
何喜如之惠示佳賦讀之再四不釋手如此優贍之
才充而廣之何所不達借越一二語見抄本後未聞
千萬自勉以卒賢業不宣

與柴婚用賓

近人回嘗草：修復其言想蒙來取年來百事艱難
吾曹竊不可有毫髮妄念凡百循常為是秋氣日清
侍奉之餘效學相長有足樂者早稻收成晚稻皆實
雜種亦往、有之有司無橫政家下無疾病更欲何
求娛親讀書教子而已矣羅老來言貴体皆全無事
將息勝常是皆可喜者早晚撥置相過一番亦好未
必若是多事絕不可動脚也侍旁多、致意不宣

通宗師書

某不奉書雖久而南北行者無虛月故每于縉紳晤

言之際稔承尊族之康且裕親戚趙文度去秋歸自
京師新春相過能言童顏鶴髮精神照人平生于畫
閣中所見古仙殆不是過用以深自慰也比者不意
高弟毛舒薛三真人相繼仙游長才盛德皆冠裳中
千一之選孰不為之嘆惜太宗師高識遠度徹諸幼
妄固未必深芥蒂者然失此疏附于朝夕况傳芳繼
武寧不盡然于中乎瞻望萬里無由躬致慰誠望此
以首不敏伏惟道慈特賜恕鑒

復王用亨

去冬山胡之歸伏頌遠帖且承青錦之惠願何以得

此于左右元与山胡約去時當附書申謝及其行覺甚速不及知聞以故墮在臯緩賴久要不督故也鄉間自春及夏風雨無虐日江漲地温深為堂上憂幸此際已晴而壽康如昨皆萬里考誠所致且推恩將下此又出于平日積善之餘也鄉党之未其何喜之如比者不審履用何似每用懷系伯衡官况想佳去時嘗以舍姪目疾累具同舟陽、不安而瓚玉行時附一書相累却是与之丁寧無所覬望而後敢發吾輩中多能責人不是不免深相惱為可愧耳聞吾幼理近來進德勤業可喜之甚可謂能自拔自勉者矣

想亦時、到上官語次幸致下意晤語未涯臨書悵慙餘惟保首不宣

通宗師吳閑、

秋清伊迤河漢遠不可親徒重瞻望前昨一書附崇文不知曾上徹玄覽否也此者法疾何似瀛洲風日所不到吐納之餘佳句必時有也恨不得即傳誦以洗此塵垢也區、之學雖粗知端緒而情弱以老不成章無足為太宗師道茲因親戚湯仲貽之使謹承動靜謬文教首抄呈求教雖辭旨慮淺不足以塵書月亦聊見其志之所在耳仲貽為東澗諸從孫文獻

之餘頗能自立良為可尚今以謁走京師豈可不拜
遵尊于床下非有毫髮出分之望辱與其進特以先
世鄉党之故而于樞紳晤語之次賜一品題之重則
感戴萬矣夫大宗師桃李寒素徧天下亮不靳也故
敢介之以前干冒清崇恐悚之至不脩

復太朴允檢詩

去秋承潤波所惠書後審駢道光華宦况宜裕隨即
修復付士則昆仲尋便呈謝却不知徹省覽否也不
審何時回及都下在局想能承事長官編述有緒褒
貶有道士君子負卓犖之才遭盛名之世既登仕版

其崇卑則有命其效用則有方隨分觀察亦不可虛
度區區相別以來衰老日駸願為李錐粗知端緒而
汨沒應酬之中無剗決之力無純一之功為可愧耳
舍姪玉振侍其舅氏來京師首俾伏謁行幕以聽警
教不識能時來親炙否乎不肖數篇謬文甚欲求去
取于仲奔蓋斗生深相知者而未嘗留藁近方收拾
得六七篇合繕寫以呈老來昏倦未能或舊有在左
右抄錄冊子上者且據見在求教可否批示其目在
後有子弟中能書者續當抄去別後文字也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